

“神现实主义”《炸裂志》

——访作家阎连科

本报记者 左丽慧

从关注艾滋病的《丁庄梦》，到揭露中国知识分子伪善面的《风雅颂》，到这次“新鲜出炉”的《炸裂志》，河南籍作家阎连科不断在挑战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次，他把笔触投向了改革开放后的30年，笔锋直指经过经济“炸裂式”飞速发展后人心的“炸裂”。蒋方舟在微博里评价，阅读这本书是非常奇妙的体验“像坐了一趟云霄飞车……终于看到中国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复杂和吊诡，不是吃力地应付，而是轻松驾驭”——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有着怎样的创作体会？10月6日，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香港讲学的阎连科。

关于“炸裂”

北方把崤山深处一个村庄，在30年间从村到镇、县、市直至超级大都市；在村庄转型的过程中，人心的欲望、恩怨会有怎样的扭曲、荒诞？新作《炸裂志》中，阎连科用“神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呈现出时代变迁中“以鲜血和良心为代价的炸裂志”，可谓社会30年发展历程中，一部当代民族精神史和心灵史。

“我们面对的社会，有着蓬勃向上、无可阻挡的发展脚步，但又令人非常担心，整个社会就是那种炸裂的状态。”阎连科表示，“炸裂”这两个字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一次他去韩国，在一堆韩文中看到了“炸裂”两个汉字，在当时的语境中，是指人满为患。而这个词却从此留在了他的记忆中，他觉得中国很多变化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炸裂”这个词几乎是最精准地表达了这30年来我们社会的一个状态：在经济爆炸式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人心的“炸裂”、人性和道德的沦陷。

阎连科坦言，小说其实写的就是深圳、海南或其他新兴大城市的城市起名“炸裂市”，还把它搬到了自己熟悉的河南某个地方，也就是他文学地理位置上的把崤山脉。“深圳的发展虽然极其惊人，但能代表中国任何一个新兴的大都市，也可以表现中国当下的状态——这些城市的迅速发展让人不可思议，它的扭曲和荒诞也超过我们的想象。我想写的故事、人物一下子就找到了合适的舞台！”

尽管描写的世界很“炸裂”，但阎连科希望读者不要只是简单地看到书中的欲望、金钱、权力和男人与女人关系等，而应该思考我们在这个时代中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这个扭曲而又向上的时代里，我们是从那条路上走来的？我们为什么就成为了今天这样子？”

关于“神现实主义”

“墙上的壁虎，听到了孔东德的密语，回头望着五十二岁却老如古稀的他，壁虎那微圆的眼睛里，是两滴漆黑明白的黯然。东面墙角的灰蜘蛛也听见了孔东德的话，它朝这边望时，因为把头抬得过高，肚子都翻起来了。”“大哥在那报纸上啐了一口痰。接着那扔了报纸的地面上，有痰那地方，痰成种子生出一棵红杏树，杏树上结满了芒果和石榴……”在《炸裂志》中，魔幻甚至荒诞夸张的手法比比皆是，天气、花草乃至鸟兽都能被孔明亮和他象征的权力所控制，这也成为该书的一大特色——“神现实主义”。

“现在几乎所有的作家、知识分子甚至普通人都已经认识到，在中国，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但我们在文学上依然沿着一加一等于二的道路前进。我就想对文学秩序进行打破和建设，写一加一等于一百或者零的作品。”阎连科表示，他所说的神现实主义基于的是“内因果”，考虑内部的合理性，而不是表面上的合理性和原因。如小说里，炸裂村成为炸裂镇，孔明亮从村长变成了镇长，当他拿着一纸任命书的时候，可以让铁树开花、枯草变绿，在权力无上的观念下，这就是内因果；比如小说里要建造无数楼房，一群人戴着军功章齐步走，楼房就起来了；为了几天就能建造机场，需要把一个山头铲平，这些人首先撒下多少血淋淋的断指……“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就是‘神现实主义’，精神的‘神’，现实的‘实’。”

看来，《炸裂志》是阎连科有意对神现实主义进行一次实践，用神现实主义来描写中国的现实，来叙述文学和故事，“我的文学虽然走的是不现实的道路，但目的地是最现实的地方。我不认为这会构成对读者构成阅读挑战。每个读者看完这部书，从小说想到当下现实的时候，他会发现《炸裂志》走向了另外一种社会现实。”阎连科表示，想通过《炸裂志》，让读者看到“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乃至被遮蔽的真实，这是灵魂、精神的真实，而不只是生活的真实。

这样的手法被北京大学教授、文学

评论家陈晓明称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炸裂志》的叙事从‘震惊’出发，如受惊的野马，脱缰而去。也可以说阎连科在叙述中更为自由……”

关于地方志

《炸裂志》的独特之处，除了创作手法上的“神现实主义”，还表现在它的形式上：这部以“地方志”的形式和结构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志”记录把崤山深处一个叫“炸裂”的村庄如何变成大都市，全书共十九章，以“书外书”、“人中人”的奇妙而独特的方式叙述。

“我在写《四书》之前，家里经常会放些地方志，那时就想用要用地方志的方式写小说。”阎连科说，“我希望在每一部小说里都有不同的叙事方式，用不同的结构来讲故事。对一个作家来说，怎么写有时更为重要，因为寻找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比寻找一个故事要难得多。”

阎连科认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甚至已经超过作家的表现力，但这正说明作家的想象力在退化，因此他希望找到中国式的、更现代性的写作方式，新书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它更幽默、也更愉快，而我的其他小说更沉重。”

在小说里，阎连科这样写道：“炸裂市领导、干部、机关、百姓、上上下下、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几乎全部拒绝认同这部荒谬、怪诞之志，从而掀起前所未有的地方抗志之大潮，也因此勒令阎连科永无故乡，再不得回归他的生养之地炸裂市。”——这让记者想起阎连科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的：“我想作为一个读者，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的时候，你也会从黄连中感受到一种甜的味道。今天我想恰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中间，处处充满着奶油和巧克力的味道，那为什么不可能有一两剂黄连给大家尝一尝。”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或许阎连科想说的，也在其中吧。



档案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把崤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20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

让全民健身拥抱明天

10月1日，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上午9时09分，河南省庆祝首个老年节健身活动在绿城广场启动，以老年人为主组成的十大方阵迈开矫健的步伐，沿街展示健身的风采，喜迎国庆。这里不仅有河南籍世界冠军，更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志愿军、老英雄，也有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巾帼英雄、老文艺工作者，他们用徒步走的“健康”方式，全方位诠释全面健身的重要意义和健康带来的快乐。在如今健康老龄化的使命面前，老年人仍身体力行，为建设健康祥和的老龄社会贡献新的力量。

老兵精神抖擞最吸“眼球”

在别具特色的十大方阵中，佩戴勋章的老战士方阵成为健身走中最靓丽风景。这个方阵由省军区原司令员杨迪铤和副司令员王太顺带领，主要来自张爱兰女士于2009年组建的老战士之家，这里有参加过郑州解放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离退休老功臣、老英雄，年龄最小的78岁，最大的已经93岁。尽管他们年事已高，但精神饱满，恰似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考虑到年龄的原因，主办方并没有让这些老战士走太远，但在绿城广场东门，这些老战士整体列队，欢迎健康走的其他方阵人员一一走过，沿途部分老大妈也自愿加入到队伍中，用自编自演的快板歌颂老战士，市民也不失时机和功勋卓著的老战士合影留念。在这个人群中，有一位身上挂满了军功章、精神矍铄的老人，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黄继光就是我们连队的。”老人满脸骄傲地说。

参加老战士方阵的郑州防空兵学院周本度教授即兴作词一首，祝贺河南首创老年健身走活动：“金秋广场，双塔巍巍心怀里，九九重阳，翁媪温馨健步忙。风轻天广，气宇轩昂歌首唱，醉意几郎，情满中州宏愿长。”

各界杰出代表也“风采”

由河南籍世界冠军组成的第三方阵也吸引不少眼球。这些曾经驰骋赛场的世界冠军，由奥运冠军孙甜甜，奥运亚军张磊，还有巫兰英、王勇、李金豹等世界冠军组成，如今也用徒步走的方式诠释全民健身的真谛。

巾帼方阵也是威风不减，这是一支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队伍。近年来，全省5000多万妇女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奋战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谱写了河南妇女的壮丽诗篇。她们中有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吕娜，中国十大女杰陈艳芳、刘苏冰，热心公益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薛荣、雷方、徐晓，他们是中原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青春方阵中，来自河南工程学院的80名大一新生和临颖北街学校20名小足球运动员是阳光的代表。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刚刚参加完世界少年女子足球赛归来的20名小足球运动员更是活泼可爱。

没有老一代，就没有新一代，世代相传，血脉相连。能够参加这样值得纪念的老年节活动，青春方阵的大学生表示：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爱老、敬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展示“老健美”引领“康乐寿”

“选在今天举行启动仪式既是传承中华民族敬老文化的生动实践，也是为了庆祝国庆。因为年龄问题，剧烈活动做不成的话，就是走路，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实际的，收效是最好的，也好坚持，它不受场地和其他什么限制，因此今年这个主题就是健步走。”河南省老年体育协会副秘书长魏来周说道。

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底，河南省老年人有1400多万，老龄化水平是15.2%，因此，关爱老年人健康就显得极为重要。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农历九月初九定为老年节，显示了国家对老人的极大关怀。选择在老年节当月组织开展“健步走”活动，也是为了让老年人过一个健康、快乐、幸福、和谐的传统节日。

“体育也是民生，老年体育是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健身的主力军，老年健身不仅有助于家庭和谐，还能促进社会稳定的繁荣发展。为迎接元年老年节，我们开展以走为主的健身活动，是责任也是使命，是一次老年体育在重大节日活动中的生动实践，因此我们要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把办好老年节活动作为大事来抓，探索为老健康、为老服务、为老幸福实践中有益的做法和经验，增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展示‘老健美’，引领‘康乐寿’。”省老年体育协会主席马宪章激动地说道。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文 唐 唐 图

“炸裂”时代

梁鸿



一个作家该怎样面对当代？如何表述当代精神及现实的内在逻辑，尤其是，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30年”、高速发展的当下？这几乎成为考验作家的重要标尺，也是作家必须面临的挑战。莫言《蛙》、贾平凹《带灯》、韩少功《日夜书》、余华《第七天》、苏童《黄雀记》等都是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颇具意味的是，这些作品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这使得作家与现实之间关系问题再次成为探讨的热点。

毫无疑问，刚刚出版的《炸裂志》是阎连科的“当代”之作。从《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到《四书》，阎连科小说内部的时间越来越接近“当下”和“现在”，并试图勾勒出这一“当下”的内在形态和精神世界。

“炸裂”在本书中并非只是名词——炸裂村；也是一个动词，可以追溯到词源的物理含义——一种无规则、无约束、迅速膨胀、高危的化学运动过程。唯“炸裂”一词才能传达出炸裂村从一个贫瘠的村庄迅速发展为镇、县、市、直辖市，其速度、过程、手段、逻辑和人性表现方式。但作者并非只以狂想的方式把我们带入这一处于炸裂中的世界，相反，《炸裂志》是在一个极其严谨和科学的结构框架中进行叙述。

如小说楔子所言，《炸裂志》是“应邀”而写的“地方志”。“志”越煞有介事地去包裹“炸裂”，“炸裂”愈显其脱缰的野性和虚幻本质。两者相互叙述和阐释，结构即意义，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团火球，以加速度走向最后的炸裂和毁灭。

当发展、富强及个人的欲望以“炸裂”的逻辑出现，该是怎样一种社会景观和生命场景呢？每个人都处于癫狂之中，野心勃勃，坚硬无比，但又封闭孤独。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是，“癫狂”从何而来？“炸裂”如何成为可能？它的理论依据和支撑是什么？正如阎连科所问，“我们是从那条路上走来的？我们为什么就成为了今天这样子？”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反过来，所有的当代史也都是历史。其实，这样“改天换地”的炸裂勇气我们并不陌生，它也是中国现代转型的源起和基本动力。“改天换地”不只是口号和精

神，而是为确立新中国合法性所必需的政治行动和牺牲精神。当孔明亮在炸裂村掀起致富高潮，孔明亮在封闭的山间扩张自己的军队时，他们动力和逻辑是什么？毫无疑问，仍然是“改天换地”。“改革开放”只是其中一个较为委婉的说法，它依靠的是超强的权力意识和革命意识。并且，权力越集中，发展就越容易。孔明亮对权力的认知方式既来自于古老的中国文明内部的集体无意识，也来自于当代制度对他的建构，他每往前走一步，都有无数鲜花、掌声和鼓励，制度一步步怂恿他、包庇他和支持他，不管他背后如何洪水滔天。

如果说孔明亮以权力想象为依托，那么，孔明亮则以革命想象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庞大帝国。“革命”是共和国的阴谋，从来都没有消散。“西方”是他绝对的敌人，我们正是在这种“假想敌”的想象中发展城市和GDP，在虚弱的、不自信的思维中建构一种斗争意识，并以扭曲的方式去夸张自己所匮乏的。

往更远处的历史隧道再稍微张望一下，就可以看到，那个在西方视野下映照出来的孱弱而又专制的“东方中国”幻象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生活。一百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摆脱这一幻象，渴望“强大”、“尊严”和“富强”，并因此走上现代转型之路。但我们却深深地陷入这一幻象之中，“东方”从来没有像这几十年如此深深地烙在我们精神和生活中——它的帝国性、专权性、革命性，还有鲜明的贱民意识。前者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上完成的。

炸裂村十字路口的几十座坟不足惜，因为它们换来了炸裂的“第一桶

金”；那些出去挣钱的姑娘们换来的房子，金钱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们支撑了越来越辉煌的炸裂；那些老农民为失去的土地而哭哭啼啼，简直让孔明亮厌恶，他们太感情用事。为了人民，所以必须牺牲人民。人民似乎是主体，但却是无名的符号和可随意替代的物品。

“贫穷”被绑架，被作为武器和借口，去索取一切。它被变为一种道德，理直气壮地回应全世界的和来自自我内部的质疑。它不单是政府进行炸裂式发展的理由——“为了让人民摆脱贫穷，我们必须如此”；也是穷人在反对不公时的理由——“既然我一穷二白，我只有以牙还牙”。所谓“以牙还牙”，其实就是拼命致富，而身体是其唯一资本。“富强梦”被缩减为“富裕梦”，现代转型时期的诉求此时显示出其内部固有的缺陷，并隐约指向未来的坍塌。

而当所有的社会发展、人心都只围绕着金钱和虚妄的权力时，乡村社会、乡土文明所拥有的平衡能力和有机结构也被破坏。它是社会的肿瘤，必须被清除，才能换得那个幻象社会。清除的决心越大，历史结构就被抛弃的越多，未来就越崭新。

孔明亮是全书唯一温柔善良的人，然而，却也是最缺乏现实感的人。他努力在古旧的黄历书中寻找命运的隐喻，好像看到一种宿命的结局。但在欲望的烧灼之下，没有一个人听到那微弱的烧灼。

这一团火球还能走多远？最终的“炸裂”什么时候到来？天、地、人间将会是什么样子？孔明亮带领着他无坚不摧的部队弥散在中国大地内部，像阴影一样虎视眈眈地尾随着我们。它是一种随时出现的暴力和腐败因子，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血液中，我们既对它心存恐惧，又暗暗屈服于它，希望以此能达到最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我们就是那部队里的一分子。